世家
元宗
一、二、
己十一年

高麗史 十三

卷廿五之廿六

共六十七

世家卷第二十五　　高麗史二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元宗一

元宗忠敬順孝大王諱禃字日新舊諱倎高宗長子母曰安惠太后柳氏高宗六年己卯三月乙酉生二十二年正月冊爲太子四十六年四月入朝蒙古六月壬寅高宗薨金仁俊以戎服率甲士及東宮僚屬奉太孫諶入

大內權監國事文武百官詣殿陳賀遣別將
朴天植告哀于蒙古 秋七月乙巳平章事
宋恂卒 乙卯有事于大廟 己巳西京蒙
兵闌入青松安岳豐海州驅掠人物而去
太白晝見經天 庚午遣監門衛錄事韓景
胤權知直史館洪貯于日本請禁海賊 北
界別抄都領郎將李陽著率兵將發于椒島
麾下紿曰請下陸而畋遂殺陽著及京兵浮
海而逃蔚珍縣令朴淳船載妻孥臧獲并家

財將適蔚陵城中人知之會淳入城被拘留
舟人以其所載逃去　八月丙子太孫加元
服于麗正宮受字曰靖　己卯朴希實趙文
柱脩蒙使尸羅問等來　辛巳太孫迎詔于
重房詔曰每年汝以出島爲奏依汝所奏來
出陸地揀居南京西京等處令從爾便緣此
已降宣諭訖有違元奏屢發狂詞將不恤生
靈之命崔令公者已行殺訖令奏出島歸居
王京效力事今着依汝奏出居王京時汝之

未降時太宗合罕皇帝在日後及朕即位時
凡所降高麗人令汝管領或不管領臨時朕
自裁爲豬殺訖不恤生靈崔令公輩朴尚書
趙尚書二人令管汝之所委萬戶特賜金符
去訖初希實等踰蜀山追皇帝南征行在所
三月十五日謁帝于陝州帝曰汝國王每食
言汝等何爲來耶希實具陳表意仍奏請罷
西京義州屯兵令民安業帝曰爾等旣欲與
我同心何憚我兵駐爾境且西京以外嘗爲

我兵駐處爾國若速出島第勿令侵擾耳太子之行不出爾國則可與俱還如入吾地其以單騎來朝 乙酉太孫饑尸羅問尸羅問出也速達達牒曰帝所往來宣使及本處使佐沿路站赤關少西京以南汝國列置站赤人戶鋪馬一切所須諸物照依已前設置無得少關西京以北合用站驛亦宜准備安置丙戌忠清道按察使報東界叛民引蒙兵入寇 九月丙辰朴天植偕也速達使者加大

只大等九人還　己未葬高宗于洪陵太孫
釋服　辛酉太孫迎加大等于重房加大曰
吾等當巡審水内及陸居之狀加大發向喬
桐只大發向安南　冬十月壬午諸功臣畋
於江外會將軍李仁恒第置酒張樂達曙乃
罷先王纔葬嗣王未還遊獵宴樂時議譏之
十一月癸卯李世材偕蒙使於散等四人
來初世材在燕朝洪福源子使人訴於帝曰
高麗出降非眞也世材知之先告也速達曰

間有讒者願勿聽也速達即收福源子遣於
散偕世材來審出陸之狀於是發軍三十領
創宮闕於舊京　己酉太孫宴蒙使於散於
散責以出陸稽緩大將軍朴希實對曰頃者
吾與尸羅問謁帝勑臣等曰爾國必運木石
以爲宮室限三載罷兵待營構畢即令出居
況今嗣王未還臣等何敢自專且帝嘗妄言
耶於散默然　甲寅西海道出排別監馳報
令兵出陸者皆爲蒙兵所虜請停出陸　丁

巳蒙兵入坡平縣驅掠人物潛遣銳卒擊之
庚申地震　是月京城大饑官吏與民就
食南州者絡繹於道重房御史臺禁官吏出
闕官吏餓死者多　閏月庚辰淸化公璟卒
甲申兩府請除授百官太孫讓曰我雖監
撫至於選授非所敢專必待君父之還兩府
固請曰我國專賴領府以爲藩垣今校尉隊
正死者大半不可不塡闕太孫勉從之乃除
授五品以下　丙戌太孫宴蒙使於散　十

二月辛丑太孫以監察御史金壽安嘗所受
學賜犀帶一腰　庚戌蒙兵入松都驅掠康
安殿守者別將大金就擊走之奪俘而還
甲寅太孫宴金仁俊　己未以中書平章事
金起孫兼門下平章事　庚申也速達使者
阿介等十二人來辛酉太孫宴阿介等
元年春正月戊寅太孫以趙珦叅知政事崔
盈爲樞密院使金佺朴成梓爲樞密院副使
珦以連姻國戚不得入省臺至是除之又有

知天文而拜大學博士者能暴虎而爲侍御醫者銓注之顚倒如此人嘲之曰占星大學博捉虎侍御醫　白州蘇復別監金守禪與別將于琁投于也速達詐曰高麗復都舊京非實也也速達信之　除宰樞以下給舍中丞以上讓謝箋　癸未席島椵島人謀叛西北面兵馬使李喬遣都領章得柔擊之斬其魁來同等　命右副承宣金仁俊推撿別宮四月戊子月犯房星火犯木星太孫憂懼赦

不務修省反赦元惡以應天時議譏之 庚
寅因叛人金守碑父西京副留金軾於夜別
抄所 戊戌西海道按察使馳報安北都領
元振叛執其州副使文秀及慈州副使金縣
殺之甕津縣令鄭崇降於蒙古 三月庚子
以濟州副使判禮賓省事羅得璜兼防護使
朝議濟州海外巨鎮宋商島倭無時往來宜
特遣防護別監以備非常然舊制但守倅而
已不可別置防護遂以得璜兼之且故事京

官秩高者補外職秩不相當則皆以本職帶前字赴官今若以前銜鎭之亦無威重故今銜頭除前字仍帶判事其通牒按察使稱防護使 乙酉燃燈太孫如奉恩寺以十五日寒食是日預行之從禮部言也 壬戌王在京兆府聞訃服喪三日而除受忽必烈大王之命乃還 衛內都兵馬錄事陸子襄剃髮投于蒙古因于瑽子襄父及兄弟 癸亥將軍金承俊侍郎李凝散員閔洪濟等偕蒙使

加勿等六人先到昇天館也速達在道謂王
曰三月上旬當發古京金仁俊當率百官迎
于西京王曰我國多賊而國無主仁俊不可
離京也速達不復言但再言撫恤于琔寺碑
父子兄弟於是兩府議放于琔等族類 乙
丑令人告民僧道各營屋宇於古京 遣
參知政事李世材同知樞密院事皇甫琦右
副承宣兪千遇等迎駕于西京時王已過西京
東界大康和尚等爲達魯花赤隨王而來東

里大怒曰何其迎之晩也往者于琔之言誠
不虛矣和尚本國晉州人小時被俘入蒙古
改名守衡　三月戊辰朔日食　太孫欲還
都舊京以大將軍金方慶將軍金承俊給事
中趙文冑中丞金洪就爲出排別監發廩米
六千四百二十斛分給諸王百官人一斛以
助營屋之費　庚午以金方慶知刑部事
壬午太孫與諸王文武百僚率三別抄精銳
出禑浦迎駕　甲申王與東里大入開京行

視營壘次昇天府北郊東里大欲試王意
請先行王信之先入昇天闕東里大恚怒出
屯于野王請入城東里大辭以彼此意異吾
欲還歸乙酉又退屯于烏山太孫自江華來
謁翌日太孫率御史中丞金洪就譯語尚承
員等至東里大屯所請之賂鶻鵰盞白銀三
十斤東里大乃許之　丁亥忽必烈大王即
皇帝位詔還西京屯兵王與東里大同舟渡
海自承平門入闕命宰臣告于景靈殿初憲

宗皇帝南征駐蹕釣魚山王自燕京赴行在
道過京兆潼關守土者迎至華清宮請浴溫
泉王謝曰此唐明皇所嘗御者雖異世人臣
安敢褻乎聞者嘆其知禮至六盤山憲宗皇
帝晏駕而阿里孛哥阻兵朔野諸侯虞疑罔
知所從時皇弟忽必烈觀兵江南王遂南轅
開關至梁楚之郊皇弟適在襄陽班師北上
王服軟角烏紗幞頭廣袖紫羅袍犀鞓象笏
奉幣迎謁道左肩目如畫周旋可則群僚皆

以品服排班于後皇帝驚喜曰高麗萬里之
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
歸我此天意也大加褒獎與俱至開平府本
國以高宗薨告乃命達魯花赤束里大等護
其行歸國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于皇帝曰
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
年尚未臣附前歲太子倎來朝適鑾輿西征
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疎薄無以懷輯其心一
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

禮令聞其父已死誠能立供爲王遣送還國
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而得一
國也陜西宣撫使廉希憲亦言之皇弟然之
即日改館顧遇有加　癸巳王萬戶遣人歸
我國男女六十餘人　旱　乙未雨東里
大康和尚見王曰館待日厚感則感矣然忽
必烈大王所以遣我者非爲在島中徒哺啜
也如之何王無以對召兩府議之分文武兩
班及諸領府爲三番往來開京以示遷都之

意
夏四月庚子守東里大欲往開京出屯于
昇天府北郊遣上將軍申思佺等率初番文
武兩班十六領士卒先往開京 壬寅沒叅
三人逃來東里大曰此輩好爲妄言交構兩
國以阻和親遂斬二人 乙巳同知樞密院
事孫抃卒 丙午蒙使莿節等三十五人
賫書來王以病命太孫迎之其書曰我太祖
皇帝肇基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夷群
雄奄有四海先降後誅未嘗專嗜殺也凡屬

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
非向之効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
而彰彰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
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
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其藩籬大軍已
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朝夕爾初以世子
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閔故
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家室弘好
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飭

邊將歛兵待命東方旣定則將回戈於錢塘
殆餘半載乃知爾國內亂渝盟邊將復請戒
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不自立
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
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
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
民久罹塗炭窮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
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置人腹中則
反側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邊閫

斷自予哀無以逋逃閒執政無以飛語亂定
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
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俊以次中外枝黨官
吏軍民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内亂旅拒
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
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
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
命駕歸國立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
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兹平壤

賣刀劒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
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
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
一出予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干爾
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
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以揚
我休命盖帝未即位時聞王至西京留八九
日疑有變故賜是書焉　戊申宰樞功臣宴
蒙使于館荊節謂館伴李松縉曰作詩贈之

而後飲松縉援筆題詩御和之飲酒甚樂
庚戌遣大府少卿張孝烈賫祝壽䟽及方物
如蒙古　辛亥放出諸島罪徒　戊午王即
位于康安殿灌頂受菩薩戒于慶寧殿御康
安殿受百官朝賀後着黃衣坐龍床南面東
里大波透上殿據床東面太孫公侯伯宰樞
文武兩班叅上以次入殿庭叅外立殿門外
上表行禮呼萬歲禮畢王入閤命太孫宴客
使僕射以下兩班侍宴　庚申也東達放還

金寶鼎金大材等一百人　辛酉蒙古遣其
多大詔曰朕祗若天命獲承祖宗丕烈仰惟
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大小之閒也以爾歸
款既冊爲王今得爾與邊將之書因知上下
之情朕所憫焉凡所啓稟區處于後一出永
就陸以便民居事此朕所喜也今時方長育
不可因循自誤歲計更當勸課農桑以阜殘
民一請罷軍士事若留軍歷境不無騷動已
勑將帥即日班師其體朕兼愛之心毋自疑

懼一前年春被虜逃來人民乞放還事已下有司遍行刷會自言約之後逃虜人等放令還國到可收係存恤一凡爾國中靡有作過犯罪欽依前來已降赦文施行軍人擅掠人物一絲者具以實聞依條斷罪 甲子荊節其多大等怒贈遺不如意卷坐席而去節初不近娼兒所得幣帛分與麾下至是人欺其詐 丙寅遣永安公僖如蒙古賀即位表曰千齡啓旦如日之昇四海爲家受天之祜睠

臨之始欣戴所同恭惟聖烈丕承神謨果斷
修文偃革舞干羽于兩階發政施仁湊梯航
於萬國惟新景命益擁洪休伏念臣祗襲藩
封阻詣蠏朝之列向緣庭覲倍輸鼇抃之誠
陳情表曰大觀利賓于王恪修侯度樂土爰
得我直深荷聖知薄言旋歸祗自感泣恭惟
文思天縱聖敬日躋近悅遠來尺地莫非其
有教成俗美黎民於變時雍念生邊陬常昧
撙節頃屬趨叅於帝闕多慚拙澁於朝儀何

曷護短以哀矜優錫非常之眷晒俾居桂邸
騈羅綺繡之筵適賜椒觴備奏笙簫之樂旨
酒嘉肴之旣足彫纓寶馬之又頒俯憐拱北
之誠仍愍思南之翼讒說錦成於萋斐謀沮
一行皇明鏡察以掃除勅還千里比及來歸
之無恙其爲感戴也有加伏蒙今月十日使
臣荊節奉傳詔旨云完復舊疆永爲東藩艤
膺聖旦之推恩繼襲先人之守土胥往奚期
於至此今來問省其使然詔云未臣服者唯

爾國與宋耳其謂宋不服者誤矣顧如小邦恒事大國豈於此統一之際而敢懷携貳之心無歲不聘而咸服指揮况臣親覲而過蒙慰諭何曾比予於是不知所以爲然退而省私微我有咎唯前日畏威而徒處似有違斯苟上朝原實以商量亦可憐者詔云島嶼殘民窮兵極討殆非本心罪無輕重咸赦除之釐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之出至仁可知一函綸綍之儀傳滿國涕洟

之俱蘊詔云出彼滄溟宅茲平壤事此字里
終身自督役而莅使臣眼所親觀古京是三
十年之久荒力勤芟淨新構非一二日之遽
就識傀蕭條其往來諸官之歸奏如何每思
念此事而憂心罔極誠懇危迫神明證知是
月二十四日又承使臣莅節再傳詔旨云就
陸農桑以阜殘民歷境留軍已勑班師逃虜
人等放令歸國國中犯罪者依赦文施行擅
掠民物者依條斷罪恩靈汪洋寤寐感悅雖

慈母鍾憐於李子過此何能自小臣縣及於
後孫以死爲報繄五段乾坤之施是三韓金
石之藏爰曁黎蒸但知蹈舞臣謹當山海寧
變恒輸任土之虔日月有臨敢弛如岡之祝
五月戊辰朔親設功德天道場　壬申蒙
古歸我逃虜人四百四十餘戶　癸巳以時
方盛農除諸道來賀即位　是月京畿旱蝗
六月丁酉朔下制肆赦錮丁巳年以上公
私逋租年八十以上及鰥寡孤獨篤疾癈疾

耆各給奉養一人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
其門燕京侍從臣僚超受爵秩餘並依前代
赦令晙第衛社功臣以第一柳璥爲第五金
仁俊爲第一 戊戌王如奉恩寺 王以大
旱去陽傘禁兩班著帽 壬寅親設消災道
場 王始視事 戊申以金仁俊爲樞密院
副使 流刑部侍郎李凝于遠島初凝從王
如燕京謂永寧公綧曰公若欲爲王誰曰不
可故及 庚戌地大震墻屋崩頹京都尤甚

遣金寶鼎如東里大屯所禊飲東里大謂
寶鼎曰爾王之東還也奏帝曰臣之國即還
都於京今已踰數月何其恬不爲慮爾等有
幾頭乎吾惟一頭是以爲恐留欲何待吾其
還矣寶鼎無以對　丙寅以小祥移安高宗
木主於魂殿神御于天壽寺　王改名禃
秋七月己巳蒙古帝平阿里不哥遣使頒赦
阿里不哥帝之母弟也僭號和林至是平之
癸酉地震　乙亥以濟州貢馬賜東西四

品以上　庚辰太白晝見　丁亥追尊母后
爲王太后　東里大遣人曰舊京宮室民居
經營垂畢吾欲往西京若永安公來當與俱
還否則便歸請辦送進獻及贈遺也東達物
件且吾來時馬匹漸死幾盡幷送馬五十匹
戊子宰樞會議東里大去留便否皆曰主
上親請留之　己丑幸東里大屯所東里大
與王同床而坐置酒王請留甚切東里大曰
歸計已定不可留　壬辰門下侍郎平章事

致仕崔滋卒 八月丁酉冊妃柳氏爲王后
子諶爲太子 癸卯東里大在西京寄書于
王曰聞帝諭旨島子裏坐底你識者棣那裏
坐底你識者王喜耶不文武群臣亦喜耶不
甲辰宰樞詣闕賀且議奏爲帝祝壽於九所
戊申大府少卿張季烈將軍辛允和還自
蒙古云臣等詣新都開平府帝曰朕卽祚後
爾國最先來賀多喜多喜聞王親朝待主來
可與偕還臣等留待永安公一赴中書省宴

再赴御宴帝曰爾國事大國四十年今玆朝
會者八十餘國汝等見其禮待之厚如爾國
者乎賜衣幣有差　己酉東里大等復來
壬子承安公僖賫詔三道還自蒙古翌日王
邀東里大康和尚等迎詔一曰漢自武帝之
後創業守成之君即位伊始莫不改元所以
示天下萬世端本正始之傳也國家累聖相
承廓開大業禮文之事有所未遑朕獲纘丕
圖思復古治已於今年五月十九日立號爲

中統元年使還宣播告之俾知朕意一曰衣
冠從本國之俗皆不改易行人惟朝廷所遣
予悉禁絶古京之遷遲速量力屯戍之撤秋
以爲期元設達魯花赤孛魯合反兒撥覲魯
一行人等俱勑西還其自願托迹於此者十
餘輩來使亦不知定在何所事須根究今後
復有似此告留者斷不准從朕以天下爲度
事在推誠其體朕懷毋自疑懼一曰卿自冊
世封再遣使傳方物之獻誠意以將今聞寺

社之祈益見肺肝之瀝凡所陳允已詔施行來价言還特頒寵命尙裕民而利國當適便而隨宜今賜卿虎符國王之印并衣段弓刀等物　庚申宴蒙使于大殿　辛酉王餞東里大于郊　癸亥王邀前王師混元爲師親自進食　九月己巳賜魏文卿等及第　遣右正言田文胤如蒙古賀改元謝賜符印兼貢祝壽文而去　甲申幸王輪寺　己丑幸妙通寺　甲午幸外院九曜堂　蒙古畢千

戶金千戶驅掠帝所放還逃虜人一百九十餘人而去　冬十月甲寅宋商陳文廣等不堪大府寺內侍院侵奪道訴金仁俊曰不予直而取綾羅絲絹六千餘匹我等將垂槖而歸仁俊等不能禁　戊午以金寶鼎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崔昷守司空左僕射　辛酉御康安殿下詔冊封長公主爲慶安宮主宴詔冊使及執事官　十一月丁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當國恤奏還宮樂識者譏之　辛

卯以司徒絪女爲太子妃 十二月庚子慶
安宮主下嫁于齊安伯淑是年封册四嘉禮
二所賞金銀千餘斤米穀三千餘石布帛不
可勝計 庚申以金起孫爲門下平章事判
吏部事李世材爲中書平章事金之岱爲政
堂文學吏部尚書金仁俊同知樞密院事御
史大夫李應韶鄭芝並爲樞密院副使 王
聚宮女于水房淫縱無節御史大夫金仁俊
移置水房于外

辛酉

二年春正月癸亥朔放朝賀以太子生日
爲壽元節 辛未地震 丁丑内侍郎將崔
允通以母老病辭職歸田允通武人時稱其
孝 辛巳新安公佺卒 二月丙午燃燈王
如奉恩寺 三月甲子幸賢聖寺 庚午論
諸道按察使曰朕欲推仁心施及禽獸方春
田獵恐其不麛不卵違我好生之心卿等體
此勿獻肉膳 壬申幸乾聖福靈二寺 己
卯親醮三界 夏四月辛丑以旱禱于圓丘

乃兩 己酉遣太子諶如蒙古賀平阿里孛
哥表曰聖捷方傳四海誰非慶幸皇恩旣積
三韓最是歡忻爰貢賀章敢干聰鑑臣聞舜
功尤盛於七旬之格宣烈愈豐於六月之征
必因不軌之頑益著難名之德恭惟皇帝陛
下赫斯怒爰整旅揚盖津晝鉞白旄纔竟威
允罔功剋曲沃素衣朱襮收復邇遐之域攬
持億兆之心希以大平荅于咸仰伏念臣歸
當親覲深荷眷憐勤動慰諭以遣還俾修侯

慶比比詔恩之頒示益感聖慈君臣間如此
遭逢天地內未之倫擬細思報効惟祝壽康
頃者永安公之回也伏聞皇帝陛下親舉六
師遠征萬里且父母苟或有難噫兒孫爲得
不憂矧下國之安危係上朝之動作是用遍
扣有靈之佛宇嘗祈加護於兵威遣陪臣田
文亂賫狀䟽往奏其行李內譯語李贇忽至
言使臣其奴奉傳聖旨皇帝以北方平盪事
令行李內一人歸諭國王以故先來斯乃天

佑有加聖謨無敵朝說成師以出暮聆唱凱
而還亟馳天下之好音先曉海隅之荒服此
蓋知臣願捷之方切謂臣助喜之必深旣承
寵誨之丁寧尤劇感情而忭躍洎于遺噍攀
以更生欲明享上之誠須極臣心所重玆竭
由中之信乃令世子而朝覲惟童孩之孱質
豈合趨蹌於聘列但吾紙上之不能載者付
爾舌端而將往鳴焉伏冀聖明悉垂矜聽俾
安心於殘俗專効職於永年　五月丁丑日

文偁還自蒙古初文偁謁帝帝特厚慰問曰
有所言乎對曰陛下憐我國王恩至渥也然
讒間者多願陛下勿信及其還帝命東里大
伴行文偁奏曰東里大以前年勑還屯兵事
意小邦所讒憤懣而還反訴小邦譸張爲幻
今若伴臣以去未知他日造何言以誣陛下
敢請勿遣帝從之 丙戌賜鄭謙等及第
六月壬辰王如奉恩寺 乙巳王受菩薩戒
壬子地大震 設五教法席於內殿禱太

壬戌

子速還 秋七月辛酉朔奉安高宗眞于景
靈殿移肅宗眞于安和寺 八月辛丑幸福
靈乾聖二寺 壬子幸王輪寺 九月壬戌
幸昇天府 癸亥太子還自蒙古帝遣侍衛
將軍勃立札禮部郎中高逸民等護其行
甲申謁昌顯二陵 丁亥謁洪陵 冬十月
蒙使焦天翼等來
三年夏四月遣判秘書省事朴倫等如蒙古
進方物 秋七月壬寅朴倫還自蒙古帝賜

王錦九匹詔曰來表稱女眞侵汝邊境虜掠
人民事已開知前日北鄙叛逆想鄉已悉旣
而諸王有言先以聽信一二奸人之語遂成
過惡引咎請和爲辭因之擐甲不意去歲輒
來犯我邊民致有搖動連兵交亂之際小人
乘而作過者有之交兵之事爲不祥者此之
謂也尋當究問而遣訖之又詔云據來使奏
告每歲朝見來時地里窵遠騎坐馬匹多有
失盜去處乞禁約事准奏仰各處達魯花赤

管軍管民官員人等今後如過高麗差使臣
來時經過去處官爲差人防護傳送無令一
行鞍馬諸物疎失又詔云據來使奏告本國
所產鷹鶻每歲進奉乞依數給付鋪馬及無
令人遮當事准奏仰各處達魯花赤管民官
如高麗國進奉鷹鶻來時官司驗鷹鶻數目
應副與鋪頭口者仍仰不以是何人等無得
遮當　丙午幸賢聖寺　庚戌宥死囚九人
流于島　九月庚午蒙古遣按脫麦徹兒禮

部侍郎劉憲接伴使康和尚等來索鷂子及好銅我國以好銅疑是赤銅問於憲答曰好銅者鍮鉐也於是令宰樞至六品收鍮鉐有差　庚辰太白犯月晝見　王餞蒙使于郊外　遣禮部郎中高汭獻鷂子二十好銅六百一十二斤黃白紙各一百張且奏曰聖旨以鷹鷂子奉獻之晚爲諭又勅以好銅二萬斤進獻其鷂子者早趂時而採捕將貢而養馴好銅者初覩詔旨疑是赤銅及問來使則

謂之鍮鈷此物小國鴨綠江內本非所產唯
上朝漢兒土中買傳而來言何妄飾世所共
知然恐違聖勅罄時所有收集以進　閏月
己丑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　壬辰幸王
輪寺　辛丑幸妙通寺　冬十月己未重營
彌勒寺及功臣堂初自太祖以來功臣皆圖
形壁上每歲十月爲張佛寺以資冥福頃因
遷都久廢至是王命重營設齋以　壬辰年還
都功臣崔怡戊午年衛社功臣樞密院使金

仁俊上將軍朴希實李仁桓金承俊朴松庇樞密院使柳璥將軍金大材金用材金碩材車松祐上將軍林衍將軍李公柱大將軍金洪就等並圖形壁上　壬申王命撤權臣崔沆故宅以其地分給士庶無家者取材瓦營室於東山洞　十一月癸卯追封敬穆賢妃金氏爲靜順王后　十二月乙卯郞中高汭還自蒙古帝頒曆又詔曰大小分殊當謹畏天之戒往來禮在要知懷遠之心卿自東隅

臣屬上國適我家之有難越其境以來歸特
後新封俾還舊服凡有所奏無不允從如示
易衣冠班收軍戍去永而就於陸在虜者聽
其歸若此甚多難於具悉豈期弗諒動則肆
欺或許貢於珍禽已乖素約須小徵於銅貨
又飾他辭陸子襄一羈旅也懸骨肉之睽離
降綸綍而理索輒爲拒命是誠何心茲小事
尚爾見違於大節豈其可保凡遠邇諸新附
之國我祖宗有已定之規則必納質而籍民

編置郵而出西旅轉輸糧餉補助軍儲今者除已嘗納質外餘悉未行卿自有區處必當熟議庸候成言其歲貢之物依例入進毋息初心以敦永好　丁卯高汭以陸子襄及于琁妻子如蒙古表曰璽書方降如親睿眷之臨綸音所宣諒非愚情之望披承已往悚駭難安陛下冠冕百王襁褓萬國一衣定天下集大統於周家尺劍入關中開洪業於漢室既皇威之大振何頑寇之足虞而逆賊李璮

謂天可欺攘臂敢拒爰命將而致伐不延時
而就殲縱無露布之傳猶獲風聆之及四海
同慶三韓最欣臣緣幸昌辰恪居遠徼素加
字小寬仁之蔭悉允聲哀籲請之端緊聖德
旣深於撫矜率遺黎相與之感泣何嘗一念
不祝萬年節次使介高納之回也拜勑稠重
周邦震疊其詔旨所諭事件惡是何語實所
痛心曾不意聖明之時有如斯嚴切之責因
念眷憐有厚則易生譴斥忠敬無文則反致

嫌疑今其至茲或者以此若乃子襄之妻孥也豈其違命而不遣劉憲之行李也初求有制而俄傳輒自稟承尋俾推究妻已適他而生一兒又且懷孕子雖無恙也有二箇皆爲提孩於使介前方令召覲回期上未可偕往姑使養撫後當遣來我其安用而留之彼則不將而去耳迺以此而諭責甚可爲之兢惶又如于琁之妻也雖非詔旨之併稱亦聽使人之回報上朝活兒不花達兒者史丞相

等俱在省中稟傳宣勅遂與其人同論送將
故不敢違令此并遣伏望憐小邦常向內之
無貳念前日幸遇上於不期萬有千年永示
好生之德百無一戮俾殫供職之誠仍獻金
鍾三事金鐥二事銀鐥八事獺皮七十七領
眞紫羅五匹細紵布八匹紙五百四十張珉
瑁鞘子三　己巳昌原公祉卒　丁丑以金
起孫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世
材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藏用爲中書侍郎

平章事金純守太尉判禮部事太子少師柳璥守司徒知門下省事太子少傅崔昷判工部事金佺金仁俊並爲樞密院事李應韶知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崔允愷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太子賓客朴松庇同知樞密院事右散騎常侍金允侯爲樞密院副使禮部尚書李之葳崔瑛爲尚書左右僕射朴成梓叅知政事判禮部事仍令致仕

四年春二月甲寅赦 壬申設消灾道場于

大觀殿 癸酉倭寇金州管内熊神縣勿島
掠諸州縣貢船 三月甲申幸賢聖寺 甲
午高汭還自蒙古言中書省云帝怒有國前
降詔書内置都籍民出師輸糧等事置而不
奏故不賜回詔 戊戌幸乾聖福靈二寺
己酉幸普濟寺 夏四月甲寅遣禮賓卿朱
英亮郎將鄭卿甫如蒙古獻獺皮五百領紬
一百匹白苧布三百匹表紙五百張奏紙一
千張表曰君親之義善貸不違臣子之情直

陳無隱一昨使軺之旋返數條宸紓之奉傳其所謂置郵事雖則民殘而未孚爲其詔諭而會設至此境遽廬之相屬如上朝行李之所監其餘并勑之多端亦欲應時而並稟但緣遺噍初沐至仁蕭然茂草之閒與野獸爭家而始集叢爾編蓬之下猶江魚處涸以相濡若當此時將籍其數顧惟蚩氓之常經患難恐昧法制而益積驚疑與回厚膳以徐觀俾有寧心而允濟抑又出師輸糧等事干戈

以後饑饉相仍民口之存者百不二三土毛之斂者十無八九旄倪猶乏於調發何以助六軍之容晨夕尚難於饔飧詎堪供千里之饟設或忘已力之劣而但迫皇威之加令不考實而苟欲其行後如失期則何辭以對祇自增其譴責懼將負於生成進退誠艱憧惶罔措伏望曲加惻隱優賜矜憐恕輿情以不嚴徇事勢而勿亟姑且置於大度之外使自由於至恩之中竢其民產之有恒漸爾土田

之爰關然後惟命來示好生 遣大官署丞洪泞詹事府錄事郭王府等如日本國請禁賊牒曰自兩國交通以來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設有他船枉憑他事濫擾我沿海村里嚴加徵禁以爲定約越今年二月二十二日貴國船一艘無故來入我境內熊神縣界勿島略其島所泊我國貢船所載多般穀米并一百二十石紬布并四十三匹將去又入掾島居民衣食資生之具盡奪而去於元

定交通之意甚大乘及今遣洪泞等賫牒以送詳公牒并聽口陳窮推上項奪攘人等盡皆徵沮以固兩國和親之義 丙辰郎將鄭子卿妻孫氏宰臣挺烈之女也會私家奴良守徐均章覺死于獄中 庚申醮三界于內殿 辛酉幸妙通寺 丁卯幸王輪寺 甲戌幸外院 五月己丑以旱徙市 丙申大雨 壬寅遣左正言郭如弼如蒙古獻鷂 六月庚戌王如奉恩寺 是月日本官船大

使如眞等將入宋求法漂風僧徭弁三百三
十人泊開也召島二百六十五人到群山楸
子二島大宰府少卿殿白商船七十八人自
宋將還本國漂風失船以小船泊宣州加次
島命全羅道按察使給糧船護送其國　秋
七月乙巳日本商船三十人漂風到龜州艾
島命賜糧護送　八月戊申朔洪州郭王府
等自日本還奏曰窮推海賊乃對馬島倭也
徵米二十石馬麥三十石牛皮七十領而來

辛酉冊子珆檢校太尉守司空始陽郡開
國侯悰檢校守司徒順安郡開國侯 甲子
朱英亮等還自蒙古詔曰朕嚮以細事見卿
心之未孚是故有責備之報今茲來復丐僕
生民稍集然後惟命辭意懇實理當俞允凡
百所言者能踐與否卿其圖之 仍賜羊五百
分賜諸王宰樞承宣致仕三品顯官四品近
侍省臺五品員有差 戊辰設消災道塲於
內殿 丁丑幸賢聖寺 冬十月壬戌遣大

司成韓就如蒙古賀正兼謝賜羊 十一月
乙未太白晝見經天 己亥永安公傳卒
十二月辛酉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藏用知門
下省事柳璥上書薦吏部侍郎金坵 壬戌
流朱英亮鄭卿甫于島英亮等嘗赴北朝時
受人貨賂帶十七人而行多行買賣至是事
覺沒十七人銀瓶一百七十口眞絲七百斤
皆配島徵英亮銀九斤卿甫七斤 丙寅以
李藏用守太傅判兵部事太子太傅柳璥守

太保叅知政事太子太保金俊守太尉叅知
政事判御史臺事太子少師金佺守司徒知
門下省事太子少傅朴松庇守司空左僕射
太子少保李應韶爲樞密院使崔允愷知樞
密院事李之茂崔瑛並同知樞密院事太子
賓客羅得璜韓就並爲樞密院副使蔡楨爲
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宋義洪縉爲尚書左
右僕射申思佺爲兵部尚書俞千遇朴倫爲
樞密院左右承宣金冲爲右副承宣金方慶

知御史臺事金珽李松縉爲左右諫議大夫
李世材守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仍令致仕
金純守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昷守太傅
中書侍郎平章事金允候守司空右僕射奉
禧爲樞密院副使工部尚書並令致仕

[illegible]

世家卷第二十六　高麗史二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元宗二

五年春正月丁丑朔放朝賀　壬辰親設仁
王道場于內殿　己亥醮太一於內殿二
月壬子京城地震　己未燃燈王如奉恩寺
丙寅韓就還自蒙古帝賜西錦一段曆日
一本詔曰獻歲發春式遘三陽之會對時育

物宜同一視之仁睠爾外于忠於內附靡因
正旦肅展賀儀于使介之還歸須寔書之播
告令賜卿中統五年曆日一道卿其若稽古
典敬授民時勸彼東隅之氓勤於南畝之事
茂迎和氣迄及康年時乃之休惟朕以擇
己巳親設消災道場於內殿　三月己卯親
醮三界於內殿　辛卯幸賢聖寺　戊戌幸
乾聖福靈二寺　癸卯幸普濟寺　夏四月
丁未幸妙通寺　乙卯遣禮賓卿金祿延如

蒙古謝賜曆日西錦　戊辰太白晝見經天

五月庚辰蒙古遣官人胡都多乙者禮部員外郎趙泰康和尚等来辛巳受詔於大觀殿詔曰朝覲諸侯之大典也朕纘承丕緒于今五年第以兵興有所不暇近西北諸王率衆款附擬今歳朝王公羣牧於上都卿宜乗馹而来庸修世見之禮尚無濡滞　丙戌宴蒙使　己丑蒙使胡都康和尚先還王餞于郊外以國子祭酒張鎰譯語郎將康允紹伴

行附表曰華使鼎至疾於星火之馳璽書帶
來諭以風雲之會頒宣已徃舞蹈唯勤伏念
臣依蔭上朝撫封東徼萬民皆歸於覆燾仰
化無遺三韓別荷於矜憐銜恩罔極嚮也躬
叅而將返俄然語及於再朝而臣奏云退修
離散之殘民咸使出居於舊土訖有所定盡
徃年來恭承明訓以旋歸爰示小邦之形狀
兵戎飢瘼之相壓三十年番盡耗亡山海蕩
流之孑遺四五載詎能招集先復經營之未

既往還使佐之實觀今被招徵實增兢悚有
召不宜於俟駕應是當趣於登途也然薄贄单
裝亦豈殘藩之易辦遐程酷暑亮非劣質之
能戡要趂涼辰方朝遼闕逕比私便之覬徇
亦專恕恤之特優惟冀至仁永加淺睠且獻
金鍾金盞各三隻白銀鍾四隻銀盞十隻眞
紫羅三疋　戊戌賜金周飛等及第　親設
消災道場於內殿　壬寅移御長峯宮　癸
卯始設大佛頂五星道場於三郎城假闕九

四月 是月盜起横川殺横及洪川二縣民
三十餘人初横川民屎加大有八子一婿居
山谷間九人漁獵以生洪横人疾之訴於道
内巡行夜別抄指揮請捕之至其家會九人
出獵唯取父母妻子盡殺之於是九人謀報
讐遂起爲盜至忠清道夜渉箪淺疑爲狄兵
朝野驚擾使夜別抄探之乃知 六月乙巳
王如奉恩寺 丙午幸三郎城五星道場
庚戌移御妙智寺又移御于摩利山塹城

辛亥移御神泥洞假闕設大佛頂五星道場
壬子設大日王道場于穴口寺乙卯親幸
行香 丙辰還御長峯宮宥境内二罪以下
秋七月癸酉朔蒙古使多乙者趙恭等還
欽到大夫營以待王行 甲戌彗星見于艮
方至九月乙酉凡七十二日乃滅 庚辰以
俞千遇知御史臺事柳洪休為殿中監 癸
巳制曰朕以涼德臨莅三韓于今五載為保
社稷萬民將親朝於萬里絶域宜以殊恩覃

及中外令七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斬絞徒流以下咸赦除之　己亥宣旨曰自祖聖以来全仗佛教密護运基夫仁王般若偏為護國安民最勝法文如經所說百師子等法寶威儀乃道場之悉具也往者移都時師子座不能輸入及平法莚儀不如法金俊為寡人親朝欲設仁王法會印成是經新舊譯各一百二部造師子座一百彩畫粧餙至於供具衣物無不精備忠誠深重以金俊丘史十人

許初入仕十人眞拜把領親侍二十人假著
幞頭造成監役人皆賜爵諸色匠人亦賜物
有差 庚子親設仁王道場于大觀殿 八
月乙巳命叅知政事金俊爲敎定別監糾察
國家非違 壬子守司空左僕射朴松庇罷
以樞密院使李應韶代之 癸丑王如蒙古
太子諸王文武百僚至梯浦辭命金俊先入
京使之監國 政堂文學致仕鄭芝卒謚章
憲 庚午宮主幸妙通普濟二寺爲王祈福

九月庚子王至燕都謁帝帝再親宴又賜
宴中書省仍賜匹錦下及侍從臣僚　冬十
月戊申上將軍申思佺賫詔書還自蒙古帝
改元爲至元大赦天下　己未王辭於萬壽
山殿帝賜駱駝十頭　辛酉地震　十一月
庚寅叅知政事致仕朴成梓卒　癸巳叅知
政事致仕崔永卒謚莊平　十二月丙午樞
密院副使韓就等六人率夜別抄迎駕于義
州　壬戌王至自蒙古次梯浦館太子及諸

王迎駕癸亥王發梯浦內學博諭正録等率
七管諸生外學十二徒中教導等率進士生
徒各上表及歌謠致仕宰樞三品員等迎于
郊外八坊廂兩部奏樂爭呈百戲王駐輦綵
棚前觀樂至晡還宮賜八坊廂白金各二片
娼女樂工賜物有差翌日百官表賀　丁卯
以金俊壻任資忠特受掖庭內寺伯賜紅鞓
改名資輔賜扈從親朝臣僚及卒徒米有差
六年春正月乙未遣廣平公恂大將軍金方

慶中書舍人張鎰等如蒙古謝恩獻方物
以金俊為侍郎　二月辛丑朔親設靈寶道
場于神格殿　丙辰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
月庚午朔幸賢聖寺　癸未親醮三界于内
殿　甲申幸乾聖福靈二寺　乙酉設功德
天道場于内殿　戊子咸寧節金俊使將軍
李楷進御膳酒果極為侈盛賜楷鞋帶一腰
辛卯幸普濟寺　夏四月庚子朔親設消
災道場　癸卯勅有司景靈殿仁明二聖真

容失次已火始令順祀　戊申幸王輪寺
己未有一小君犯禁臺吏折辱之王不能禁
下街衢獄國制宮人侍幸而有子則祝髮爲
僧稱爲小君　庚申太子邀宴安慶公奏樂
達曙國俗以道家說每至是日必會飮徹夜
不寐謂之守庚申太子亦徇時俗時議非之
五月己巳朔廣平公恂大將軍金方慶還
自蒙古帝厚慰遣之中外稱慶　秋七月丁
未朔倭寇南道沿海州郡命將軍安洪敏等

丙寅

寺三別抄軍禦之 己未幸妙通寺 冬十
月庚午御便殿遣平章事李藏用左僕射蔡
楨冊金俊為海陽侯 丙子太子康諸生徒
賦詩選進士宣招等五人 章巳刑部郎中
崔資慶崔祿興大官丞崔仙峻等坐贓流于
島 庚寅遣侍御史李穎郎將金靖如蒙古
賀正 十一月壬子親設百座仁王道場
七年春正月丙辰始陽侯琀卒 二月戊寅
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巳平章事致仕金之、

岱幸 三月己酉幸乾聖福靈二寺 庚戌
赦二罪以下 夏四月癸酉幸普濟寺 五
月丙午賜閔漬等及第 六月庚午遣大將
軍朴琪如蒙古賀節日 八月癸亥將軍車
松祐獲宋賊船一艘殺七十餘人擒五人
壬申親設消災道場 甲申幸賢聖寺 戊
子幸乾聖福靈二寺 九月戊戌謁景灵殿
丁未幸王輪寺 壬子幸普濟寺 丙辰
設祈恩道場於內殿 己未幸妙通寺 冬

十月壬戌狐鳴于寢殿　己巳親設消災道場於內殿　癸酉設佛頂道場於內殿　己亥設禪於內殿　壬午親設消災道場以禳星變又醮於神格殿　十一月己亥遣侍郎張鎰如蒙古賀正　辛丑以洪瑨爲兵部尚書李之葳爲刑部尚書　壬寅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癸丑蒙古遣黑的殷洪蒔來詔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爲近鄰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以下亦或通使中國

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道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爲托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 乙卯判樞密院事崔允愷卒丙辰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贇等與黑的等往日本 濟州星主來見甲子遣正言玄錫以星主如蒙古癸酉樞密院副使洪瑨卒

八年春正月宋君斐與金贇與蒙使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詔旨所諭道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遥望對馬島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

自陛下卽祚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縣縣存喘聖恩天大誓欵報効如有可爲之勢而不盡心力有如天日秋七月遣秘書監郭如弼如蒙古賀聖節八

月丙辰朔黑的殷弘及宋君斐等復來帝諭日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卿鄕導不意卿以辭爲解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旣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亦疎矣且夫天命難諶人道

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宜自省爲今日本之
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日本以必
得要領爲期卿嘗有言聖恩天大誓欲報効
此非報効而何　丙寅宴蒙使丁丑移御慶
原公第　遣起居舍人潘阜賫蒙古書及國
書如日本蒙古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
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
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
遠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

高麗無辜之民久罹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
域返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
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
東藩也日本密邇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
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
知之未審故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
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
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
好王其圖之國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

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為鄰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為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則必厚待之耳其遣一介之士以往觀

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爲 九月乙酉朔金俊

以忠淸道按察使邉保不從私謁白王流之

乃以夜別抄指諭金革精代之 王在慶原

公第與御史大夫俞千遇家相接王幸千遇

林亭東宮陪遊見其淸勝留詩一首千遇及

諸文臣和進丁未蒙古遣必闍赤廉守曾

迷失海牙等九人來詔曰朕聞卿國阿古兒

合蒙合(魚名似牛)遣使馳驛往取可爲供奉其或

有闕即當採捕庸附以歸或稱患脚腫者以

其皮作靴則立愈蓋帝有是疾故求之 冬
十月甲寅廉宗魯等還王附表獻阿吉兒合
蒙合皮十七領 丙辰幸乾聖寺 丁巳省
金俊所流諸島罪人 癸亥設佛頂道場于
內殿 庚午親設百座仁王道場 丁丑幸
普濟寺 壬午命監修國史李藏用同修國
史柳璥修撰官金坵許珙修神熙康三代實
錄 十一月甲午遣弟安慶公淐如蒙古賀
正因告更遣潘阜使於日本

九年春正月庚寅平章事崔昷卒　己亥以
李藏用爲門下侍中　閏月己未移御辰巖
宫　二月壬辰燃燈　王如奉恩寺寒食在望
故先三日行之　戊戌設消灾道場於内殿
壬寅安慶公淐還自蒙古賜王西錦一匹
曆日一道勑帝以趙彝之譛怒不觧親勑淐
曰前日爾國所奏朕今說之爾其詳聽爾等
聞我蒙古中有叛者輒來誣譖人誰不知爾
國誠降則當出軍助戰轉糧請達魯花赤點

數民戶爾胡不然爾國嘗於先帝時遣王繆
爲質朕所知也先帝勑爾王親朝爾王不能
親朝以我有兄弟之亂也爾王到京兆府還
歸朕之所護爾王所知人而不知有德可謂
人乎爾王奏云我國地窄今西京入排屯田
軍民盡令還歸則當召集殘民力農三年然
後復都舊京今屯田軍馬盡還果還舊京乎
朕使至爾國則爾使人圍守眞降之意當如
是耶爾國來聘朕亦使人守汝使乎和尚奏

云爾等賫来國賸紵布減於舊額又甚麁悪何也爾國素稱知禮義今乃若爾可乎相戰人所不好爾欲好戰當約其地也爾與日本交通爾國人來居此者無不知之爾於前日何言未嘗交通以欺朕乎爾等所奏皆是妄說不必荅也

丙午將軍周瑄通其叔父周永發妻大氏事覺御史臺執大氏鞫之死于獄中遂斬瑄判衛尉寺事李舒亦通大氏及其二女曾流海島而還至是賴其壻大將軍

金洪就營救得免　以金方慶判禮賓省事
北界兵馬使　三月癸丑守司空左僕射朴
倫卒　庚申幸福靈寺　置出排都監於古
京　樞密院副使崔滋卒　壬申蒙古遣北
京路總管兼大定府尹于也孫脫禮部郎中
孟甲等來詔曰朕惟天道難諶人道貴誠而
卿之事朕率以飾辭見欺朕若受其欺而不
言是朕亦不以誠遇卿也故於卿弟淐面數
其事無有所隱向卿自請撤兵三年當去水

就陸撤兵之請既已從之就陸之期今幾年
矣以前言無徵是用為問卿意必曰捨險即
夷則慮致不虞或未取信聽其所止惟我太
祖成吉思皇帝制度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
輸糧設驛供戶數籍置達魯花赤已嘗明諭
之矣繼有來章稱俟民生稍集然後惟命是
從稽留至今不以誠言見報聞汝國之政例
在左右得非為所梗蔽使卿不聞歟抑卿寔
聞之而未之思歟是豈愛而身利而國者也

且納質之事惟我太宗皇帝朝王綧等已入
質代充補亡固自有例其驛傳亦粗立自餘
率未奉行令我朝方問罪於宋其助士卒舟
艦自量能辦多少所輸糧餉則就爲儲積及
達魯花赤戶版之事卿意謂何今特遣使持
詔以往當盡情實令海陽公金俊侍中李藏
用賫奏章具以悉聞是時帝勑金俊父子及
其弟冲皆赴京師　丁丑門下侍郎平章事
致仕金起孫卒　夏四月丙戌王餞蒙使于

卯
遣侍中李藏用從于也孫脫如蒙古上
表畧曰惟天為大佈之常畏於下臨凡物不
平鳴也必哀於上聽其航陸之事則已於古
邑復其居以經營助師之命則雖是殘民隨
所有而檢備其辦舟艦輸糧餉之事則惟力
是任亦朗將供其或請達魯花赤供戶版之
事則方始出排誠未暇於修葺候其必就亦
當從而稟裁乃若陪臣海陽公金俊侍中李
藏用賫表進朝事藏用則乃明訓之輒承偕

使臣而前去金俊則適都家之遷設方管領
以指揮迨劇務訖有所成而小臣將率以造
丁酉還御本闕設華嚴神衆道場 乙巳
賜尹承琯等及第 己酉親設道場于內亭
鎮兵祈福 五月甲寅雨雹 乙亥設仁王
道場於內殿 六月壬午王如奉恩寺 丁
亥親設消災道場 乙巳蒙古遣吾都止偕
藏用來課戰艦之數與軍額 秋七月丁卯
起居舍人潘阜還自日本遣閤門使孫世貞

郎將吳惟碩等如蒙古賀節日又遣潘阜偕
行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
潘阜奉皇帝璽書并賫臣書及國贐以前年
九月二十三日發船而往至今年七月十八
日回来云自到彼境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
大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以詔旨而無
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
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惧實深輒
茲差充陪臣潘阜等以奏　八月遣大將軍

崔東秀隨吾都止如蒙古奏畧曰顧惟小邦雖在全盛之時人民尚寡況自辛卯三十年来兵疫相仍長〻太多唯兹編戶之孑遺僅復農畦之生業其隷于兵衛亦未有丁壯驍勇者然重違帝勅多方調發僅得萬人其舟艦則已委沿海官吏方始庀材營造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　庚寅蒙古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副統領劉傑等十四人来詔曰卿遣崔東

秀來奏備兵一萬造船一千隻事令侍遣脫朶兒等就彼整閱軍數點視舟艦其所造船隻聽去官指畫如耽羅已與造船之役不必煩重如其不與即令別造百艘其軍兵船隻整點足備或南宋或日本逆命征討臨時制宜仍差去官先行相視黑山日本道路卿亦差官護送逍達已發遣郎將朴臣甫都兵馬錄事禹天錫從國昌劉傑等往視黑山島

十一月甲子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

郎殷弘本國人申百川于琁金裕等来 乙
丑以叅知政事金佺判樞密院事崔瑛爲團
鍊造兵都監判事 丁卯黑的等傳詔其詔
曰向委卿道達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飾辭以
爲風浪險阻不可輕涉今潘阜等何由得達
可羞可畏之事卿已爲之復何言哉今来奏
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取
信今復遣黑的殷弘等充使以往期於必達
卿當令重臣道達毋致如前稽阻金裕等傳

丞相安童書來索土產藥品王遣譯語郎將
康禧谷書偕襭行　遣國子司業李淳益如
蒙古賀正　十二月丁丑王國昌劉傑等還
自黑山　庚辰知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
子厚起居舍人潘阜偕黑的殷弘如日本
壬午蒙古使脫朶兒閱兵　甲午劉傑歆閱
西海道造船先行　丙申脫朶兒還王餞于
郊遣大將軍張鎰伴行　丁酉誅金俊夷其
族　己亥移御辰巖宮　羣臣表賀誅金俊

十年春正月癸丑誅金俊黨別將金昌世許仁世流李淂材吉宣甫等六人　丙辰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庚申遣將軍康允紹如蒙古奏誅金俊　二月丁丑還御本闕　乙酉將軍金深宜林惟茂趙允璠崔宗紹等以浚壁賜紅改衙　庚寅燃燈王如奉恩寺　壬辰曲宴宰樞侍臣竟日極歡林衍吹脣歌猿掛於殿柱　甲午北界諸城遣人賀誅金俊

是月賀正使李淳益還自蒙古帝問淳益

曰宣麟州人来言爾國憑朕詔旨造船將圖渓竄信乎淳益奏小國蒙皇帝保護至於小民安生樂業有何所憾敢懷二心帝曰然儉人之言朕亦不信　三月辛酉黑的及申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二人以還　甲戌幸王輪寺　夏四月戊寅遣叅知政事申思佺伴黑的以倭二人如蒙古　甲申設百座仁王道場于內殿　辛卯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　壬辰流平章事柳璥于黑山島籍其家

又流璥子行首陛及侍郞朱悅將軍金珽于
島 乙未世子諶入朝于蒙古叅政蔡楨承
宣林惟幹大將軍鄭子璵郞將印公綏內官
郞將金子貞寧龍行首羅裕書狀官學諭金
應文等從行 壬寅太白晝見經天 五月
丙午慶尚道按察使馳報濟州人漂風至日
本還言日本具兵船將寇我於是遣三別抄
及大角班巡戍海邊又令沿海郡縣築城積
穀移彰善縣所藏國史於珍島 壬申移御

辰巖宮六月丙子王如奉恩寺　癸未設
消災道場于本闕　辛卯林衍殺宦者金鏡
崔瑥流御史大夫張季烈大將軍奇蘊于島
　壬辰林衍謀不軌欲行大事會宰樞議侍
中李藏用度不能止以遜位爲言乙未衍擐
甲率三別抄六番都房詣安慶公淐第會百
官奉淐爲王忽風雨暴至拔木飛瓦衍使人
逼王遷于別宮　秋七月丙午淐以林衍爲
教定別監　丁未衍又遷王于金暄舊第盜

內帑珍寶　辛亥林衍遣中書舍人郭如弼
如蒙古進王遜位表畧曰臣嘗遇盛辰篤承
洪造常欲率先於奉職永言報上以爲心何
自去年而災變屢彰至于今日而疹病斯作
多方款救一效莫期既以彌留恐顛濟之無
日如或不幸將付托於何人且元子朝覲而
未還噫小邦保釐之難曠況臣父嘗據祖宗
典故而囑臣曰苟有遜代當先弟及臣弟安
慶公淐三入天庭而親覲累蒙聖眷之特加

民望所歸侯封堪守茲稟遺訓又循僉言乃以六月二十二日俾攝國事淐表云臣兄祖坐不振生忽被陰陽之寇居常茹痛未識朝夕之虞爰以重器囑于孱質臣宗增駭惶牢執辭遜臣兄謂曰先父嘗有治命當先弟及爾志雖固父言奚違乃命臣權守國事臣去之既雖執亦非據雖不獲已假叨主鬯之名莫敢違居危極臨淵之抱　乙卯淐尊王為太上王立府號曰崇寧置注簿錄事各一人

殿曰明和置舍人二人以東宮爲壽安府置
典籤錄事　滉以崔瑛爲御史大夫趙璥同
知樞密院事李昌慶爲右僕射削御史朴烋
右司諫白玄錫職以與金鏡相善也　甲子
蒙古使于婁大于琁等六人偕倭人來滉出
迎于郊初申思佺與倭人謁帝帝大喜曰爾
國王祗稟朕命使爾等往日本爾等不以險
阻爲辭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厚
賜匹帛以及從卒又謂倭人曰爾國朝覲中

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賚予甚稠勅令觀覽宮殿既而倭人奏云臣等聞有天堂佛刹正謂是也帝悅又使徧觀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城闕　丁卯世子自燕京還至婆娑府　靜州官奴丁伍孚潛渡江告林衍廢立世子聞之疑慮伍孚曰告奏使郭汝弼在靈州請使人見之世子使同來蒙古使者七人執汝弼于靈州又執防護譯語鄭庇問知其宗痛哭

還入蒙古　八月甲戌遣侍中李藏用如蒙
古賀節日　乙亥世子遣大將軍鄭子璵以
書諭國人曰須復父王位不爾則立順安侯
悰　丁丑叅知政事蔡禎以年老請於世子
先還　戊戌蒙古遣斡脫兒不花李諤等與
世子書狀官金應文偕來詔諭文武臣僚曰
據世子王諶来奏本國臣下擅廢旺王以其
弟安慶公淐爲國王朕初聞之以爲誠僞無
徵未可深信國王禃副位以来未聞有過失

苟有過失諫而不悛當控告朝廷以聽我區
處不告朝廷臣下擅自廢置恒古以來寧有
是理今遣幹脫兒不花李諤等前去詳問若
傳聞之誤王身無災於汝何責如其果然敢
有將國王與世子并其族屬一有戕害者朕
必無赦汝等其明諭朕心當思臣節條具以
聞 辛丑王宴幹脫兒不花九月庚戌林
衍遣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大將軍崔東秀偕
蒙使如蒙古陪臣表畧曰前王遘疾大漸惟

幾庶將護分以延期因功辭榮而遜位況將
弟及先君有言於此藩稱一日難曠而國王
温苟以父王之命悉違臣子之常肆不獲已
而權攝保釐輒肯具由而趣騰申奏其王與
世子族屬之任右伏望採王人之目覩并賤
介之口陳京宗閔情軫慈加恤 冬十月癸
酉行釋平章事柳璥樞密院副使張季烈大
將軍奇蘊未至京復流于他島 乙亥西北
面兵馬使營紀官崔坦韓慎三和人前校尉

尉李延齡定遠都護副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哲等以誅林衍為名嘯聚龍崗咸從三和人殺咸從縣令崔元夜入椵島殺分司御史沈元濬監倉朴守奕京別抄等以叛　辛巳淐以李君伯為北界安撫使玄文革為追賊防護將軍率軍一百五十人遣之西北面兵馬使洪錄遒奔還京以國子祭酒張鎰代之李君伯畏賊不進削其職以前侍御史朴烋代之　庚子遣侍郎陳子厚如蒙古賀正仍

附奏云小邦西北路摠管下吏崔坦等謀逆
與龍崗咸從三和愚戴之民結黨擅殺咸從
縣令又是月五日入亂于摠管本道攻殺行
臺御史監倉使及幕下將士頗多掠取屯在
龍崗縣境多張詭説宣言上國出兵欵盡誅
北鄙之人以此誑惑諸郡縣自益附會背國
横行顧將歸咎本國而終以何等悪言狂詐
于朝廷耶兹所未知也節次進詣賊个之彼
奏奉希聖鑑憐察　崔坦殺西京留守及龍

靈鐵宣慈五州守西北諸城官吏皆沒於賊
坦詭言於蒙古使脫朵兒曰高麗卷土將欵
渡入海島故殺諸城守欲入告于上國耳於
是執義州副使金壽臣等二十二人歸于蒙
古十一月壬子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苗
萊道摠管府判官徐仲雄等十二人來詔曰
諭高麗國王禃僚屬軍民頃以王禃稱疾擅
令安慶公淐權摠國事遣使爲問令使還言
林衍稱此事俱傳臣所爲然有權力者能行

廢立臣位居七人之下有何權力能行此事
然不可信其言王可與安慶公淐及林衍偕
詣闕下面陳情實朕聽其是非自有區處且
聞禃無恙禃之存亡亦未可保必待來覲朕
可方信已遣頭輦哥國王率兵壓境如逾期
不至即當窮詰首惡進兵勦絕無遺　乙卯
宰樞會林衍第議答詔書　庚申令三四品
各以無名實封陳答詔便宜　壬戌林衍宴
黑的于其第黑的言王復位事衍不得已會

宰樞議廢淐復立王　癸亥王宴黑的等使
坐上座黑的等讓曰今王太子已許尚帝女
我等帝之臣也王乃帝駙馬大王之父也何
敢抗禮王西向我等北面王南面我等東面
王辭曰天子之使豈可下坐固辭東西相對
甲子王復位淐還私第百官詣王府扈駕
入闕蒙使從之觀者感泣蒙使請觀百官賀
禮王服紫袍立庭向北遥謝吏黃衣受賀于
康安殿　丁卯親設佛頂道場　戊辰遣奉

御朴休如蒙古上表畧曰臣嘗緣眇質忽遘沈痾擬賛服餌之方將見痊平之效乃以臣弟渴權攝國事仍馳賤价往奏元由今蒙聖德之日加更致和倪於時據況宣累詔曲垂訓諭之辞又降華䩬庸示徵球之寵茲復勉居於藩寄庶當尋覲於闕庭　十二月丙子赦二罪以下　丁丑親設消災道場　己卯又設灌頂道場于内願堂　辛巳林衍流同知樞密院事趙璈于黑山島　甲申以俞千

遇知門下省事金方慶同知樞密院事御史
大夫金鍊元傅李昌慶並爲樞密院副使金
坵尹君正爲左右僕射林惟幹爲右承宣許
珙爲右副承宣金軌金祿延爲左右諫議大
夫庚寅王如蒙古命順安侯悰監國辛
卯靜州別將康元佐等三人來傳蒙古帝詔
曰諭高麗國龜州都領崔坦等泊西京五十
四城西海六城軍民等近崔坦奏高麗逆臣
林衍遣人誘脅衆庶及其妻子俱令東徙且

曰若不從令當加戕害你等審其順逆不從
逼脅勦誅逆黨以明不貳其義可尚今坦已
加勑命自餘吏民别勑行中書省重爲撫護
惟爾臣庶併體朕懷益殫忠節王賜元佐等
各白金一斤行亦厚慰之 壬辰王遣右司
諫朴恒偕黑的先往蒙古寄書都堂云予全
蒙大造許覲天庭已於今月十九日上途猖
獗奔走逆者小邦遺民嘯聚西都多殺守令
欲逃其罪以至貝錦之辭冒黷上朝凡其請

狀驗取御次先行使个言説辨其曲直縷達
天聰益加護恤永使殘邦無失其民萬世供
職是所望也 丙申王至岊嶺驛以白銀九
斤金銀鍾各一学布十八匹密贈黑的 丁
酉至洞仙驛遣人巡檢各驛驛吏皆逃匿投
于崔坦戊戌至岊嶺坦等六人獻酒駕前
王不受入西京謁太祖眞殿
十一年春正月辛丑朔王次慱州先遣崔東
秀寄書蒙古都堂曰今聞小邦叛民崔坦等

馳告上朝托以京兵欲侵請送天兵二千許遮護而帝決已到行省矣是事不難別白予早知其叛而不一問罪者以其投附上朝也今既上途空國而誰肯以兵来侵待臣近覲龍顏仰奏一言然後遣兵未晚也安有國君躬進帝所而兵入其境百姓驚動者乎伏望諸相國閤下以此情狀具奏天聰俾予父子勤王之懇扶護始終

己酉李藏用金方慶郭汝弼自東京来謁行宮

辛亥王至東京

國王頭輦哥趙平章等辟入具紙筆請王密
書廢立之由王辭以手病風不書乃使譯者
問王王順衍意荅云如表所奏行省知其非
宗不復問　二月辛未朔王謁帝于燕都獻
方物仍侍宴　壬申王謁闕謝宴　甲戌王
上書都堂請婚曰往者己未年世子時方始
親朝適丁登極之際大加憐恤而俄聞先臣
奄辭盛代憂惶罔極乃令臣諶修藩職又於
甲子年親朝寵遇亦出常鈞臣之銘感曷足

形言今者權臣林衍擅行廢立失位憂德伏
蒙聖慈果遣王人詔詰其由君以親朝以是
復位而進爵優渥倍加唁慰其爲感泣天
地所知矣小邦請婚大朝是爲永好之緣然
恐僭越久不陳請今旣悉從所欲而世子適
會來覲伏望許降公主於世子克成合卺之
禮則小邦萬世永倚供職唯謹又請兵曰臣
於甲子年親朝時奏以舊京出排事及其還
國意在營葺權臣遮遏不得畢功以至于今

伏望許以兵若干人與之俱往直至舊京招
諭水內臣民盡令出居因除權臣餘皆存撫
越數日永寧公康和尚洪茶丘等來言中書
省已奏聞其請軍馬許令發送若請婚則聖
旨云達旦法適媒合族眞實交親敢不許之
然今日他事來請似乎欲速待其還國撫存
百姓特遣使來請然後許之朕之親息皆已
適人議於兄弟會當許之　丁丑崔坦請蒙
古兵三千來鎭西京帝賜崔坦李延齡金牌

玄孝哲韓愼佩牌有差詔令內屬改隸東寧
府畫慈悲嶺為界庚辰王上表請西京復
屬其畧曰崔坦李延齡等本非有怨於國家
者因權臣擅行廢立初若倡義起兵至達于
上朝望屬世子令臣將以除滅權臣請兵還
國卷出水內臣民後都舊京坦等理宜捨兵
歸本反欲別其疆分各修職貢有年初起之
跡天子以四海為家義無彼此之擇諸侯與
百姓守土力致朝宗之勤豈擬吾民遷回異

趣伏望許還諸城俾屬本國時蒙哥篤軍已
發都堂又議遣殿後軍又奏云若前後大軍
到國則恐百姓驚竄抑供億難支也請停後
軍且大軍留屯古京毋令越境又請達魯花
赤偕往本國帝許請達魯花赤及兵不越境
事餘皆不允壬午帝賜王金線走絲及色絹
二百匹馬四匹與旨天等物且令東京行省
國王頭輦哥率兵偕往高麗　甲申西京蒙
軍六人來請席島倉米乃給米一千石雜穀

五百石塩一百石　丙戌王與世子發燕都
戊子地大震　乙未林衍憂懣疽發背而
死順安侯以衍子惟茂爲教定別監　三月
庚子朔日食　丙午遣郎將金之瑞如蒙古
告林衍死　己酉西京蒙軍遣人來索夏衣
及帷幕　夏四月己卯王至東京指諭庚賜
郎將伍天順明藥貞金允奇皆授于洪茶丘
辛卯東界安集使報東女真寇邊擄九十
餘人　丁酉王至大富城頭輦哥使人謂王

曰堅守林惟幹啓王曰何敢小懈益疑惟幹
亡去也 五月丙午蒙古以脫朶兒爲我國
達魯花赤 庚戌蒙古中書省遣諸之豆等
七人来督林衍赴京 王先遣上將軍鄭子
璵大將軍李汾禧来諭國中臣僚云帝使行
省頭輦哥國王及趙平章等率兵護寡人歸
國仍語之曰卿歸諭國人悉徙舊京按堵如
舊則我軍即還如有拒命者不惟其身至於
妻孥悉皆俘擄今之出陸毋如舊例自文武

兩班至坊里百姓皆率婦人小子而出又漕
運新興倉米一萬石以支軍餉及行從之備
且慮愚民見大兵壓境必致驚動宜速傳諭
令諸道民安心樂業犒迎王師又諭曰社稷
安危在此一舉宜各盡心林惟茂不從分遣
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保人民以拒命
癸丑御史中丞洪文系直門下省事宋松
禮誅惟茂流其黨司空李應烈樞密院副使
宋君斐羅書房三番及造成色朝野大悅

乙卯王次龍泉驛中靈驛辛二人賚昇天府
牒來報林惟茂伏誅王喜賜銀鍾等物是日
中丞洪文系將軍宋玢內園令郭禎等與李
汾禧赴行在羣臣表賀畧曰逆豎弄權方稔
滔天之禍皇靈假手克成衛社之功日月復
昇光啓中興之業風雲相契躬修上覲之儀
既結鄰懽仍清國慝又遣政堂文學俞千遇
同知樞密院事朴琪右承宣蔡仁揆等迎駕
庚申流林衍家臣李公烈及家奴等於海

島壬戌宰樞會議復都舊京榜示晝日三
別抄有異心不從擅發府庫 甲子永寧公
綧率妻子來謁前平章事柳璥平章事金佺
自江華來謁王遣上將軍鄭子璵入江華敦
諭三別抄乙丑遣員外郎李仁成奉迎太
祖眞于江華丙寅王還舊京御沙坂宮妃
嬪亦自江華至 戊辰遣將軍金之氐入江
華罷三別抄 六月己巳朔將軍裴仲孫指
諭盧永禧等領三別抄叛逼承化侯溫爲王

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劉存奕尚書左丞李信
孫爲左右丞宣等未剽掠子女財貨乘舟南
下前中書舍人李淑眞郎將尹吉甫尾擊餘
賊於仇浦至浮落山臨海耀兵賊恟懼遂遁
癸酉頭輦哥國王遣朵刺歹領兵二千入
江華王恐朵刺歹以遺民爲逆黨而殺掠請
勿入朵刺歹不聽遂入縱兵收掠財物人心
恟恟 乙亥幸頭輦哥屯所時初出古京衣
冠未備王及百官皆以戎服行又無官廨皆

張幕以居　辛巳以金方慶爲逆賊追討使
秋七月己亥朔頭輦哥命上將軍徐均漢
秘書丞潘阜御史金光就等發江華倉賜羣
臣百姓　辛亥頭輦哥遣揔管洪茶丘巡視
全羅慶尚東界三道西京黃白州宴頭輦
哥　八月戊辰朔遣世子諶如蒙古上表奏
裴仲孫叛狀且賀節日樞密院副使元傅上
將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從行又奏云年前
小邦西北面揔管幕下吏崔坦殺西京分臺

御史監倉使留守官及屬縣守令等遂負西
北鄙諸城以樹其黨即詣帝所飾辭妄訴意
欲分疆自異幸災橫行其罪惡天地所不容
又西北之人元在王京者今乃挺等將去何
悖逆如之小邦專賴皇帝威靈既克掃除權
臣禀承詔旨復出古都則此誠洒滌舊污一
新心力永世供職之秋也而此偏小土地又
割西京以北諸城別作疆界則臣之所與脩
職貢者幾何人哉昔三叛人入曾春秋譏之

伏惟聖慈歸我舊境不報　甲戌樞密院副
使致仕宋義與其壻將軍尹秀叛入蒙古
戊寅頭輦哥使人焚江華城內民家凡米穀
財貨被燒者不可勝數　丙戌三別抄入據
珍島侵掠州郡矯帝旨令全羅道按察使督
民收穫徙居海島　九月己亥全羅道討賊
使參知政事申思佺不以討賊爲意或問其
故對曰我已爲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爲哉至
羅州聞賊出陸屛還于京全州副使李椒亦

棄城逃皆坐免 辛丑將軍楊東茂高汝霖
等以舟師討珍島賊入長興府殺京卒二十
餘人擒都領尹萬藏剽掠財穀王遣使安撫
甲辰以金方慶為全羅道追討使與蒙古
元帥阿海以兵一千討珍島 丙午宰樞宴
達魯花赤脫朶兒 戊午達魯花赤入江華
巡審靈宗 癸亥設藏經道場于本闕王始
備法駕然侍從甚少樂官未具文武官多有
步行者 冬十月戊辰設百座道場于本闕

乙亥以復都舊京宥二罪以下　十一月
己亥賊陷濟州　閏月乙酉達魯花赤請婚
良家從之　是月萬戶高乙麻領兵二百戍
南方以備三別抄　遣朴恒崔有渰如蒙古
賀正且奏曰小邦承皇帝詔旨已復舊都京
招集殘民勵心供職令愚民之避役者犯罪
而逋逃者公私奴婢之欵免賤者相率往托
留屯兵馬及西京肆意横行乃至引誘平民
日益繁蔓若此不禁則其與修職貢者有幾

伏望聖慈一皆推刷還之使萬世永永服勤

十二月庚戌罷平章事柳璥流政堂文學俞千遇于仁州島 乙卯世子諶與蒙古斷事官不花孟祺等來王出迎于郊詔曰須承世嫡來展壽儀雖歲事之有常見敬心之無替宜申寵錫用答勤誠今賜卿西錦一段及曆日又詔曰陪臣元傅等奏陳頭輦哥國王行省官等擾害數事令使對辨皆是不實復言非卿親所聞見得之他人此殆非出卿意

若輩小人所為曩者卿嘗謂朕毋聽小人之
言朕諭之曰朕於小人之言或嘗誤聽第朕
不自知卿慎勿聽也自今觀之卿亦聽小人
之言寧非頗然若輩小人又陳說前代故事
暨祖宗法度雖有前代故事或卿祖宗法度
豈無善與不善當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
改之可也朕於卿豈肯用不善之心若欲用
不善之心當在去年矣如前年有人言高麗
與南來日本交通嘗以問卿卿或於小人之

言以無有爲對今年却有南宋商船來卿私
地發遣迨行省致詰始言不合行省知會是
爲過錯又見有將到日本國歸附高麗人說
往者日本歲貢高麗又前年卿承當招兵造
船至今未見成效托於林衍擅權事非由己
朕若此彼棄用小人卿寧復指以爲辭卿國
雖小卿亦是一國之王黜陟威福或是或非
當自己出如專任不善之人則不善之事止
及卿身天道悠遠事之未來者人孰預知就

人事論之若輩小人於卿猶擅廢立況於卿子孫豈肯盡心輔佐朕與卿既為一家籍我國家之力以威遠人自茲以往或南宋或日本若有事則兵馬戰艦資粮宜早措置儻依前託辭以營辦為難則爭致成功之人甚衆卿其思之時元傅等奏陳行省當我國出排時多所侵剝之事帝使對辨傳等屈又出排後來商船來泊國家密使遣還行省知之故有此詔又詔曰頃以林衍叛逆乃命將出師

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卿宜奠居舊京東方
無事矣然念罹茲變故東土之人不無驚擾
自茲以往卿其保全生聚以諭朕意安或安
生猜釁各安其業又詔曰近以高麗權臣搆
亂乃遣兵東下惟林衍是問不意脅從詿誤
之人妄自疑懼往往逋竄未出或逃往他境
因為叛逆朕之素心務在輯寧爾邦詔諭之
後有能自新復歸本國其已往之愆咸當矜
釋其中雖有早曾背主逃遁爾國中者亦令

安業爲民不許各主認識如或不爾雖悔可
追王遣員外郎朴天澍持帝詔往諭三別抄
丁巳金方慶與賊戰于珍島阿海怯懦不
戰賊圍方慶將軍楊東茂救之賊解圍去
是歲構屋于泥板洞權安世祖太祖梓宮及
奉恩寺太祖塑像九廟木主

世家卷第二十六終





